

回忆与思考

格·康·朱可夫

供内部参考

回 忆 与 思 考

格·康·朱可夫

洪 科 译

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Г. К. Жук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гентства Печати
Новости, Москва, 1971
根据莫斯科新闻通讯社出版社
1971年俄文版译出

回 忆 与 思 考
〔苏〕格·康·朱可夫
洪 科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42 每部(上下册)4.00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回忆与思考》一书作者格·康·朱可夫，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等职。亲自指挥过保卫莫斯科和攻克柏林等重要战役。并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多次被派往前线重要地段，了解情况，组织战役。

本书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出版。全书共二十一章，近六十万字，叙述了作者在童年时代、十月革命前、国内战争期间和战后、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而以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为主。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又着重叙述了战前准备和战争初期的作战行动，以及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柏林战役等重要战役的组织、准备和指挥方面的情况。

本书提供了苏军建军作战方面若干重要资料；对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

活动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映；部分地肯定了斯大林同志在战争中的功绩。但作者为了适应苏修领导集团的需要，对苏修现领导及其现行政策进行了颂扬。作者还在各种事件的描写中，竭力突出他个人，并传播了不少诸如唯武器论之类资产阶级军事观点。现全文译出，供内部参考。

目 录

出版说明

作者的话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当兵	45
第三章	参加国内战争	71
第四章	担任团长和旅长	124
第五章	在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工作， 指挥骑兵第4师	179
第六章	指挥骑兵第3军和第6军	238
第七章	不宣而战的哈勒欣河之役	256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301
第九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夜	331
第十章	战争开始	407
第十一章	从耶尔尼亚到列宁格勒	504
第十二章	莫斯科会战	556
第十三章	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1942年)	635

第十四章	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粉碎法西斯 军队	698
第十五章	在库尔斯克、奥廖尔、哈尔科 夫地域粉碎法西斯军队	756
第十六章	乌克兰会战	854
第十七章	粉碎白俄罗斯境内的法西斯军 队并将其彻底赶出乌克兰	930
第十八章	在柏林方向上	988
第十九章	柏林战役	1055
第二十章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	1123
第二十一章	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初步措施。 波茨坦会议	1189
结 束 语	什么是战胜敌人的根本原因	1249

第 一 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 1896 年 11 月 19 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

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京”。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本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捷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子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孩子丢下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

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塞。他很瘦，大家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

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塞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塞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办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京，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拉扎里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父亲回答说：“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金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稻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冬，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朴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梁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朴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

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果尔，你已经八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你姐姐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炫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罗蒂尔内。“科罗蒂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金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芙多季英家朱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

季央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妈妈说：“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吧。”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